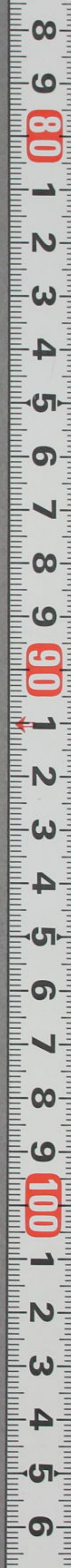


日知錄

15
570
4



4 5
570



日知錄集釋卷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

也源注猶左氏言女公子

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

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為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為己所生之子明矣原注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黃氏以為女子之子皆非傷氏曰對姑而言不曰從子當日姪左氏姪其從姑是也古人不謂兄弟之子曰姪姪者對姑之辭男女同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為言生也原注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原注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

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原注吳語句踐請一介婦女執箕帚以咳姓於王宮而郊特性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原注呂則官同族姓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古人以異姓為昏媾之稱大戴禮南宮縮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

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媯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媯耦其生

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

有相生故同姓不昏原注舊唐書呂才序宅經謂五姓之

老乃有五姓之言今攷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焉君

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後漢蘇竟與劉龔書五七之家三十

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李雲上書高祖受命至今三百

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

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五姓陳項虞田許氏不

與識記之文同起於哀平之際而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

自定為京氏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爾

雅翼曰古者司商協名姓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大

是謀類曰黃帝吹律定姓推衡言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

夫子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凡姓

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所出也大皞木精承歲星而王

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

當為徵黃帝土精承填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昊金

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號百變音形不易此

夫其子孫咸當為羽號百變音形不易此則五姓所由王

分屬五音之說與春秋碑窳史趙史伯諸人之論大抵相

同不可謂其無本宋時猶尚五音之說雲麓漫鈔言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後乎五姓之說良不可信汝成案易緯名是類謀注誤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

人最重譜謀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

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為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

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

條說者乃蒙上餽餘不祭之文而為之解殆似山東人作

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即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原注此謂

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汝成案特牲少牢之

禮主祭者一人無代之者孫耐食于祖婦耐食于姑不容

日舉六

別有人執事似以鄭說為安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曰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

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

月原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夫以至尊在御不廢

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

矣原注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

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裴守

真傳為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同時博

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為之宋史章衡傳熙

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為

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摭墜殘

茫無所據今宜為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

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

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

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

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君前臣名

上議以紘言為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

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

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原注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

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

記云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為祖後

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

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儀禮喪服

篇不杖章為君之祖父母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

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

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

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

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

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

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原注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

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

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

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為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

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

是尚不足以闕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

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

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

原注爾雅

曰茲斯此也今攷尚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壙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

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原注水經注淄水下有明公陵青州刺史傅宏

仁言得銅棺錄書處胡公太公之園孫未嘗反葬於周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

原注注卜當為僕

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

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

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卽安也魏中山王哀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為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為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為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為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

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

輕議禮汝成案子夏謂未之前聞是未聞其服之輕重非謂竟無服也為父三年則為昆弟期為繼父期則

為繼父之子大功似合經例魏王肅曰繼父同居服其期則子宜大功也晉淳于睿曰游夏文學之後曰大功曰齊衰

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總可知繼父非親立廟祭祀尚為之期以比同胞豈有絕道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二代之未沿禮之失

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

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

非禮之正也汝成案喪服經出妻之子為母期此周公所為非末失也游氏殊失考同母異

父之昆弟子游曰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

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

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旣爲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寔遠後世不攷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

社以爲廟屏原注穀梁傳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原注檀弓

下稷食菜羹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原注王制鄭氏注諱先王名

惡子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

主莫有行之者原注惟崔烈諫魏世後周武帝天和元年

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衰四始於一言美三

于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

於焉父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

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葺宏表昆吾之

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

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
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
嘗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救得無有此行乎
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爲
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
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
道也原注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
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
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
君有饋爲饋於君者非原注荀子周公自言蓋古之人君
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原注荀子周公自言所執摯而見者十人

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
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牛稱祀不敢以維新之
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
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
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
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
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
爲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原注文公十五年是也原注左傳哀公十三年今吳王有墨國勝平注國爲敵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闕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原注昭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原注昭公二十年是也原注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

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情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楊氏曰禮家都云雞初鳴咸盥漱早起是古人一件事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于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原注書召

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

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

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

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

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

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

臘三月上巳祓除原注張衡南都賦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

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

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

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

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原注夏小正二月丁亥

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

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

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

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名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

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疑

不可信原注禮外事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

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

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為社元宗開

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情游之士縞冠
垂綏不齒之人元冠縞武以其為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
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為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
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為妻父為長子
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
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
父在為母則從乎父而禫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有為殤後者
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
若兄之子以為後則以為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
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為之後是已
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
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
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
言之而亦烏有為殤後者哉王處士曰曾子問宗子為殤
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喪服小
記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
服之陳氏集說曰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為人父之道然亦
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
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也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

人爲之後者即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
徐氏集注居鄭注駁之曰後謂喪主非後嗣也既冠既笄
則雖未婚嫁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嗣者以齊衰不
杖期之服服之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嗣者以齊衰不
杖期之服服之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嗣者以齊衰不
說非也愚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廟躋僖
公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以僖繼閔則爲閔後
爲閔後則爲閔子也公羊氏傳曰先禘而後祖也蓋以文
曰先親而後祖也文宜祖也公羊氏傳曰先禘而後祖也蓋
弟尚宜爲其子且閔爲無服也閔公弟也僖公也曰父曰祖
爲人父之道所以尊祖重宗明繼統之義也然則宗子無
而庶子弗爲後者非禮之常也始繼統之義也然則宗子無
爲後者小宗也小宗可絕故傷而弗爲後陳氏不言大未
宗但云冠則爲之絕不重宗而重爲之何居閔公之死慮未
必冠魯人則不以僖後閔何以爲春秋所譏不譏不爲後何
以譏逆祀左公穀氏固不爲曰父曰祖也鄭氏徐氏以後何
當言喪主而況冠後嗣禮固不爲曰父曰祖也鄭氏徐氏以後何
之何侯主喪而後以其服服之則雖非喪主成各以其服服
春秋閔僖之義則戴禮後殤之說可決矣繇是推之漢之

安帝宜爲殤後者也不後殤而後和漢人之失禮也然則
天子諸侯兄弟可相爲後乎曰豈侍天子諸侯而已有
者皆齊可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氏傳曰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人後者爲之子
也此有義重於此也兄弟之相爲後者於春秋齊爲人後者
素乎曰義重於此也兄弟之相爲後者於春秋齊爲人後者
是無昭穆也無昭穆也春秋之義是無昭穆也無昭穆也
亦相爲昭穆者春秋之義是無昭穆也無昭穆也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以相爲後爲昭穆也無昭穆也春秋之義是無昭
爲禮也故雖大宗之殤必已繼統也雖然此皆權于禮之變以
子之禮也故雖大宗之殤必已繼統也雖然此皆權于禮之變以
後而子未繼統而殤無昆弟與庶兄之子則宗子自爲古
未之聞也又漢宣之繼昭帝以族孫後族祖斯固得其
變也汝成案此處士與先生書也後族孫後族祖斯固得其
蓋從其議惟先生與惠侍讀皆不主公羊仲
嬰齊後歸父說若然則僖公後閔其義窒矣

庶子不以杖卽位

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

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

夫為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

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原注其子長子之子

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

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姑在為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為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

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沈氏曰以庶姓為子姓恐不若注疏之言為的特牲饋食禮言子

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

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原注玉藻編冠元

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故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

文則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

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異也原注注以始祖

庶姓意亦不殊然多此兩姓之目全氏曰周禮秋官司儀

曰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

異姓婚媾姻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動賢者故王昭禹曰異

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

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

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于薛不可為非婚

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媿

如媿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

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

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僭以親疏言也若同姓則

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

之古之所謂庶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

之禮多以王父字為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秦項喪亂之餘姓固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識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識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南宮氏子服公叔孫氏之季友實三桓之始也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南宮氏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始也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南宮氏子所受之氏為正姓耶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必不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故疑若生也庶姓即眾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于下之疑若生也庶姓即眾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于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於始祖所別者出於高祖之外又別有所別注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又曰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又曰室屬籍也周禮小胥掌定世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又曰祖而勳賢者其義正指庶姓為子姓與先世以姓繫其本故

日繫之弗別曰小胥掌定繫世非云以氏為姓也以三桓七穆為庶姓者此孔疏誤合姓氏為一全氏以此駁康成過矣且經文庶姓別于上繫之以姓而弗別義甚明白全氏亦知其說之不可通欲中其辨乃云別姓非即下文繫姓之姓下文所云繫姓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已失經義轉譏康成合而一之繫姓之外別出別姓不知康成實未嘗別出而已則分別姓繫姓為二也此尤誤之顯然者至庶姓謂無親而勳賢者或包異姓說魯自周公至武公娶于薛至隱公則視疏矣故杜氏注曰薛因弱小降為庶姓義康成司儀注云無親者全氏始曰薛因弱小降為庶姓義或當也復云姓有貴賤不以親疏則多室闕矣

愛百姓故刑罰中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閭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

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

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萬蠶之剝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餅鬻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

原注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

原注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十有六人旅下土三十有二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雖離和也詩本肅離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

臧氏曰毛詩傳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憂心有仲傳憂心仲仲然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

然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然
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條其歎矣傳條然歎也揣
揣其栗傳栗栗懼也汝成案臧氏又引顏氏家訓書證云
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恐有少誤然顏
嘗云河北本往往為人所改不得據以為疑且
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以其綏復

男子以車為居以弓矢為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
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擊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
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原注注改綏為綏謂旌旗之旄也以
魂既在車當以車者男子之居也原注晉書祖逖傳論災
是執綏之綏者原注徐鉉曰綏以其綏復者象其行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原注徐鉉曰綏者原注徐鉉曰綏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矣原注左氏哀公十五年傳聘禮賓死以棺造朝介將

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
駕囊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
白邾婁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為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
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汝成案親喪外除所謂君
而止惟待禫乃外除也

十五日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孔氏曰此
言父在為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
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

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原注必言十一月
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
月而禫

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
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一畢蓋不數禫月

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
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
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

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
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
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
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
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
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
非也禫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

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原注正義云王肅解欲色為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以養父母曰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董文清槐以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為格物傳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嫫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予迓續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懣日飲劇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

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
為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
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
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
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百姓徧為爾德然則人君為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
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
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
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

大農

原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九少府

原注應劭曰少者小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

少府以養天子

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

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大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為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為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錢氏曰唐末年重財用而戶部度支二曹至以宰相判之未育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擾鋸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原注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為弱故子路問強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為經布之為政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

然後僂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
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比之謂也原注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
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
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
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
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
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
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
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國家可
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
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
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

為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

為祭祀之鬼神也錢氏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謂

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而後有郊社有

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而後有郊社有

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為

物生而為人也游魂為變死而為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

狀而祭祀之禮與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為二氣之良能古

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

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為之

豈轉有鬼神為我呼吸乎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原

謙豐二象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為期已下之喪

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為此古人有喪不祭

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

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

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為貴

貴而已原註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

之喪則不服也楊氏曰本是貴貴之義故云無貴賤一也

又曰諸侯絕旁親然尊同則又為之服可以見之矣沈氏

曰毛西河經問詳驗之大略仍從貴貴之說而以有喪

不祭為無出且誤解汝成案貴貴則重祭之義已包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

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概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卽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

原注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豐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眾仲之所以對魯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

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敦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慎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

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悛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日知錄集釋卷六

日知錄集釋卷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

孝弟爲仁之本

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

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原注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阼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楊氏曰奧本非神此義甚好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原注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

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原注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追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原注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

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為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
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已推
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
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
已私間之也盡已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已
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
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已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
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
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暇不揜瑜瑜不揜瑕
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
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
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
道也克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原注本
程子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原
注
仲弓問仁夫子
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
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

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

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原注

語解云爾違道不遠即道也違禽古人豈可以此而疑忠恕

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

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

為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

義豈有二乎原注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

得而聞錢氏曰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

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
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
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
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贊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
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處舜井廩文
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

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

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

侃閭閻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
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
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
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
如鳴鶴在陰七爻白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
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
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
仁者其言也訥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

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
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
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
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
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
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蠶等之病又曰聖賢
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曰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
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楊氏曰東發憂世
之言可謂深切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

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勦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楊氏曰衍之言非其實也懼後世之責而姑爲是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滅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

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疆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原注猶南宮适謂稷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原注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

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及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原注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眾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姬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闕疑可也

原注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

原注文信

公正氣歌

可以謂之知生矣孔子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

原注衣帶贊

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魯黜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人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糲餽白粳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拳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

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為政之要道乎

孟子言制挺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

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

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圉及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

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原注左氏

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

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

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為甲公羊傳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原注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原注定公十三年

冪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

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

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原注王逸注天

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論為之說趙氏曰陸氏釋文

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冪蓋古傲冪通用宋吳斗南因悟解

此盪舟之冪與丹朱為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

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

丹朱與冪為兩人也曰冪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

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疑

之子斷可識矣

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原注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

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原注陳書高祖紀盪主戴

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

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

突眾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

蕩公者不同原注左傳
宣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

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非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

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

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楊氏曰夫子於管仲

不會說仲
之無罪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為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

仲與忽則成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

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原注漢晉以下太子諸

分蓋自古若毛偃為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為糾之臣

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為之說

楊氏曰此程子
之言實不然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

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子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

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

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

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

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原注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噉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卽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卽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

原注史記趙世家吳

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
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驚衛尉衡方碑辭引
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
上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
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沂縣西古之沂山也國語所謂
虞矣揚用修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虘之省為乎櫺之省為
祖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
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

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

原注史記秦本紀昭

襄王五十三年

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

原注吳祖太伯是故曰太伯後

伐魏取吳城

為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

原注水經注亦作虞城

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

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

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

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

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

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

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原注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

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

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

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

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

今王原注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

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

哀字相近史記分為二人誤耳梁氏云觀孟子本書當是晚始遊魏故惠王尊之為

叟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六年間以魏襄為襄公也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据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為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

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
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原注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
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
衛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未歸鄒由鄒之任
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
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之心錢氏曰王安石主持新法至於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可謂加卿相而不動心者矣較之告子其禍人家國尤烈故曰是不難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閻氏云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即躬稼本稷而亦稱禹古文體則有然者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

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整如此原注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也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原注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

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鯀鄭氏曰見間當爲闕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臣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注庸蜀羌東臨上黨原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

其如振稿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塵無夫里之布沈氏曰稼堂云元本中此條前人已刪之今仍存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原注昭公二十六年又塵人職掌斂市之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塵布阮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江氏曰塵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塵上文塵而不征法而不塵之塵是市

宅此塵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一塵許行願受一塵之塵
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為民傭力者不能赴公甸
三日之役使之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
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
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
或作為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
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
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
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塵者皆受惠也集注以塵為市
宅以里為二十五家又舍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
力役之征以夫家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
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閭而問若曰奔
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

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

滕世子哉閔氏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

魯則知母即歎於齊也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卿耳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

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

遺法也原注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

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書

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

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
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股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
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
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
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徑十夫有溝溝
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
言亦曰濬畎澮距川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
知其制不始於周矣乎五十七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沈氏
曰通
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
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
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

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
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
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
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為是紛
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錢氏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
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
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
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
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
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
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
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
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
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國
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

曰釋七

三

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
通外內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
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
說始于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
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

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

之道原注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為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為賢者之過未合
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
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已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

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
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
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
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
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汝成案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引此文以子之為公行子之先或疑即燕子之恐皆非是為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為大孝耳原注與荅桃應之問同後儒以為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庠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原注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

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閻氏曰孟子欲常常而見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返萬里親愛弟者固如是乎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零陵之傳有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

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為尙父親為后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原注周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也六年秋王師滅蒲姑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

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
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原注漢高祖封劉仲為代
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
寇之地與舜
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
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
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日鈔讀王制曰
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
於農等而上之
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
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
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雷氏曰周之班
爵祿有本制有
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
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
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原注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
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
周地本襄公十八年楚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
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原注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
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
是以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爻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
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原注漢梁相費汎碑云其
先季爻為魯大夫有功封
費因以為姓按隱公元
年已有費伯即費片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
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潛王曰魯
費之眾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鄒邳殆

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

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撻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原注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

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禱杙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

原註下章言天之降才

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

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郢之方悉雁行之勢

原註馬融圍碁賦

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欲然

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破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

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士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陳庶子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

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抒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閭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才但肆清談侈浮華而不揣其德之所立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為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與創不知孰利改革不知誰害薦舉不識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毒已滋滯古之法為患豈可非觸戾人情犯時之好即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為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知用舍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始之日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縵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述千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

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為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
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
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
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
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
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
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原注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思是舜生諸馮
之誤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
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
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闕宮傳引孟仲子
曰是祿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
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
矣原注陸璣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
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
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孫氏曰近刻孟子外書四
篇曰性善辨口文說曰孝經曰爲正撥恰子書中所引孟
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卽其篇題之謬可直斷爲僞也
王充論衡云孟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
非性善辨也且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
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
理蓋孟子外書趙邠卿已譏其不能闕深似
後人所依託今因其僞而僞之則益淺陋矣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原注
學不
厭而教不倦里仁爲美君薨聽於冢宰大哉堯之
爲君惡似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士狂簡鄉原德之
而非者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
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原注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幽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為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

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已為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原注淮南子黃帝捷列索之注二人皆黃帝臣抱朴子有彭祖之弟子離婁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宋檢討曰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註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

以膝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膝史之在
門也趙岐注膝更膝君之數考來學于孟子也其為弟子甚
明不無稽以公明高為孟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子
記人無稽之言君不其文弟于廣韻注謂離嬰為孟子
門正不擇今七篇無其氏古今人長孟子居第二等公孫
得而第知三矣又曰案班氏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
丑居餘不與焉全氏曰樂正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
五等徐餘不與焉全氏曰樂正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
充虞徐餘不與焉全氏曰樂正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
疏朱注所同也季孫子叔高子趙注係疏所同而朱注不
以爲然浩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于趙注係疏所同而朱注不
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成括本不見于趙注係疏所同而朱注不
人注以爲季孫問孟于此者萬鍾而與之季孫子叔亦從而疑之
趙注孟廟仍列之殆詔而未正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能祀而
今塞孟廟仍列之殆詔而未正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能祀而
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終然以山徑
之言孟子稱之為齊王氏謂即高子矣則序錄有高行子乃
子夏弟趙注以爲齊王氏謂即高子矣則序錄有高行子乃
名不害趙注以爲齊王氏謂即高子矣則序錄有高行子乃
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亦恐非孟子弟子
善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子弟子

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為一是則謬之尤者
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于孟子非質言其為
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
祀典之目而增之以膝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
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為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
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又曰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
或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嘗為孔子門人尤
誤

茶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
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茶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薈茶蓼陸
草也陸清獻曰玉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田有原隰故並
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愚謂草本之類
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茶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挪風

之茶與周頌之茶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
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抵牾也陳氏曰爾雅茶者
茶委葉也蓼者蒿虞蓼也王肅皆以為穢草分水陸當矣
但未詳茶之性狀爾雅茶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
形案古今注云茶蓼也紫色者茶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
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為香茶青色者為青茶亦謂
紫者為紫蓼青者為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為高蓼此與王
氏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藜蓼或即斯草但不當以苦
菜當之耳今按爾雅茶滌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茶苦菜
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
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
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
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藜苓茶注云即芳疏
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茶茅秀也藜也苓也
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滌虎杖注云似紅苣而

龕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滌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
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滌委葉注引
詩以蓀滌蓼疏云滌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滌陸穢草然
則滌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木休作薺此二字
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欝苦茶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
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薺蜀人名
之苦茶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邶谷風之茶苦
七月之采茶縣之藟茶皆苦菜之茶也原注詩采苦采苦
此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肥而又借而
美所謂藟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為茶毒之茶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茶也夏小正取茶莠周
禮地官掌茶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詩鴟鴞捋

茶傳曰茶萑茗也正義曰謂亂之秀穗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耜之茶蓼委葉之滌也唯虎杖之滌與檟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薺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包鼈烹茶後云武都買茶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

原注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爲茶

著經三篇言茶之原

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尙茶成風時回紇八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臈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駟

爾雅舒雁鵝注今江東呼鳴鳴卽鴛字

原注舌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

珈東山之嘉左傳魯大夫榮駕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

並與何為韻駟鵝太元經裝次二駕鵝慘於冰一作鴟鵝司馬相如子

虛賦弋白鵠連駕鵝雙鶴下元鶴加上林賦鴻鸕鵠鴟鴞駕

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鵝之能捷張

衡西京賦駕鵝鴻鸕南都賦鴻鴟鴞駕鵝杜甫七歌前飛駕

鵝後鵝鶴遼史穆宗紀獲駕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

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

云未詳或云當作駕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原注漢書古

鵝師古曰駕音加今木亦誤作駕今左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

梁一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

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

鄭易皆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

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

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

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原注易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

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

計今猶未申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

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

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邾親受孔子歿丘明撰其所聞為

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

可采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原注按元帝紀云太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尙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敎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多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人

第以此闕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

經兼論語孟子原注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公乞修

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

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

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原注朱子言儀禮是

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

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

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

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

之原注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

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沈氏曰康熙九年二月順天學政蔣

超題請課士之法增定周禮儀禮與

禮記並立又詩春秋傳題及脫母等題全悖經旨不能將

傳合盡去亦當除去脫母等題禮部議周禮儀禮增入禮

記之處無容議春秋脫母等題原係扭合與士子學業無

益相應刪去以後考試止將單題合題酌出旨依議

朱子又作謝監獄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

尉政和行田間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

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

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為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先生儀禮鄭注句讀序曰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

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為之注魏晉以下至唐

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

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為經害

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為宗學

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
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
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
臯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
編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
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尙存於關
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
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
以已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
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
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

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義以通制作之原則
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
其而幸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
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
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治經術者之
責也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
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
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

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

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曰說

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寢衣之非齋服明矣不宜移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

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

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

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

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

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

原注名相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

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

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

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

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

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

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

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

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於義亦通錢氏曰此等謬說徒啟學者師心蔑

古之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
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錄集釋卷七終

